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一送

宋 寧宗十四

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光宗久不過宮。皇太后降旨。嘉王即位。紹熙春。光宗久不過宮。大臣請立太子。上乃出手劄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丞相得之大權。不以示同列。趙子直適之。乃以告。故皇太后降旨。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朱文公甲寅劄云。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述。道之經也。事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愆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寧宗孝敬恭儉。慈仁。三十年如一日。慶元之初。人物會聚。無以異於乾淳之間。而開禧嘉定之推臣用事。則又襲秦檜之迹而甚之。愚於序講已論其大略云。初政求言。紹熙四年秋七月。詔曰。朕思欲圖久莫先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言。周問通避。咸伸播告。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責。何先。安民之務。何急。專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道。詔兩省官看詳。應日。即下求言之詔。且謂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夫當人君嗣服之始。軍國庶政。豈無大於此者。而獨以求言為先務。是果何意哉。蓋天下大勢。譬如人之一身。人之理身。關節疏通。血氣流暢。然後肢體安而壽命長。人君之理天下。言語廣闊。下情無壅。然後君民通而治道立。舍是未見其能濟也。今我寧考龍飛之期。在於七月之甲子。而求言之詔。下於戊辰。五日之頃。諭旨丁寧。靡違頃刻。豈非忠謀謹論。治世之良劑。斷不容少緩與。舉廉熱會。紹熙四年秋八月。詔諸道刺舉之官。於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汙必糾。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此事寧皇帝即位之初。作新史治之規模也。自此詔一下。居外臺者。各以舉劾為職。而在郡國者。亦皆革貪墨。而為清廉矣。三十年吏稱民安之效。實推與於此歟。改元法祖。紹熙四年冬十月。詔曰。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有刑罰。薄稅歛。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承祖式。而敢一日忘此乎。徵取美疏。於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有一代之治。必有

#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六九

一代之家法。國家創業垂三百年。慶曆元祐尤為盛際。則慶曆元祐誠我朝之家法也。拜觀仁宗哲宗臨御以來。其所以阜安宇內。振舉綱者。固非一端。而進賢退姦。省刑薄賦。係於為治之要領者。尤切垂意。今觀其時。呂夷簡羅相。夏竦羅樞。密使而杜富韓范布列二府。歐俞王蔡權在諫垣。則慶曆之人才。如連美蔡確羅僕射章厚。雖知密院而司馬呂范並秉鈞。軸王傳。蘇梁相繼執政。則元祐之君子。雲會矣。則天聖之編敕。懲誤入之刑名。囚繫淹留。從而結絕之。中外滯獄。從而疎決之。則慶曆元祐之刑罰。省矣。放州縣之科配。減早傷之夏苗。熙豐新法。如青苗市易茶鹽之類。送為民害。悉從廢罷。則慶曆元祐之賦歛。薄矣。祖宗燕謀。勅在琬琰。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我寧考嗣服之始。首更歲號。冠以慶元。而改元詔旨。必及於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省刑罰。薄稅歛。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誠率是道而行之。則兩朝太平之感。翹首可企矣。修武備。慶元元年秋八月。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兵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故東都無備。睦怡西羌。猾夏之變。唐人

永樂大典卷萬字音六十九

二

銷兵。醞釀藩鎮。犯順之憂。往事皆然。良可鑒也。國家自南北講解以來。犬羊守約。三邊晏然。亦可謂承平之世矣。然偃兵既久。干戈朽鈍。鉞鉞將帥。怯懦士卒。脆弱。獨不足慮乎。我寧考當慶元之初。即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聖意拳拳。豈非居安思危。而為豫備不虞之策歟。清中書之務。慶元元年十二月。臣僚劄子。廟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寔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今三省文書。徧盈几闕。百司庶府。惟事依違。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昔蘇公軾進策先朝。其言有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侍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軾之所言。其知治體者歟。嘗試論之。竊以為朝廷之上。群工百執。奔走服役。獄訟責之廷尉。錢穀責之司農。戶口責之版曹。士卒責之將帥。若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大綱。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乃大臣朝夕所當講明之也。苟惟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於常程細故之際。彼之精神心術。將倥偬之不暇。何暇議及國家大體哉。漢之賢相。以清道群闕者。付之京兆尹。唐之英主。以尚書省細務屬之左右丞。蓋以道揆所在。與拘於法守者不同。

耳。我寧考閱臣僚有三省文書。偏盈几闕。百司庶府。惟事依違之奏。即思所以革之。亦與唐太宗同一意歟。直華文閣。慶元二年夏五月。召孝宗皇帝御集閣。曰。華文閣。昔王元之在翰林。真宗暇日。召與論文。元之奏曰。雕蟲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大哉斯言。真知人主之所謂文者矣。蓋人主之文。與儒生異。繪句飾章。錦心綉口。風雲月露。以運其思。瓊玉瑩以示其工。此儒生之文也。布為詰命。發為翰墨。施澤四海。延利萬世。此人主之文也。竊嘗拜觀孝宗皇帝御製。豈徒乎奇闢靡於詞藻之間哉。觀高廟聖政之序。有以見其龜鑑之明。觀東坡文集之贊。有以見其致想之切。觀幸祕書省之詩。則知其稽古而右文。觀兩過迷榭之詩。則知其規恢之廣大。其他如用人之論。原道之辨。無非發越聖心之妙。斯文之所形。道之所寓也。以是而治國平天下。恢乎其有餘刃矣。建為傑閣。榜以華文。昭回之光。豈不燁然下飾萬物歟。

水樂齋卷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三

經筵進講寶訓 慶元四年三月。臣僚劄子。恭聞詔旨。擇今月十一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如李燾所舉外治教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造園治守。孰為要害。夷狄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至計商略而施行之。是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周詩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聖人之治天下。雖因內外之勢。而為經理統馭之術。然詩人必推原於文武者。以祖宗之家法。不可一日忽也。我朝自藝祖創業。三宗守成。凡所以綏內御外之規模。至矣盡矣。三朝寶訓之作。非家法之所存乎。仁宗惟從李燾之請。故取議也。備制軍旅。論邊防。撫夷狄。數卷進讀。則外治之道在是。所以北服契丹。西定元昊。南平智高。以保太平之業。高宗惟從臣僚之奏。故依倣仁宗進讀故事。經筵之上。日令講明。所以推元本。看通亮。真安神器。以植中天之基。今廷紳請令侍講之臣。仰稽寶訓。如李燾所舉外治教條。詳悉講明。以為思患預防之策。我寧考慨然從之。遂備其有不因武事。其有不立者乎。均內外之任。慶元六年九月。臣僚奏。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顧慮周行。視民事為晚。已。久貪朝績。謂州縣為徒勞。况祖宗成憲。改秩者必率邑典。郡者方除。即寺監丞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即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常免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吏。迭入以均其任。興起治功。實非小補。愚嘗拜觀孝宗皇帝聖政。歲在隆興。俯頒詔旨。且云。恭親太上皇帝。昨令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以均內外之

任。可令三者遵守施行。是知列聖相承。任賢共治。出入更迭。守為家法。載在國史。炳若日星。不可踰也。歲月浸久。典憲浸虧。上下循習。視為虛語。有如慶元之間。臣僚所陳。內之改秩者。既脫選階。必為帶行朝職。任以遠作邑之勞。外之分職者。席不暇溫。或別為勞績。以希召用之命。貪榮冒進。殊不知愧。遂至居外者。慕中都而起。登仙之嘆。在內者。視淮陽而有厭薄之心。此等氣質。聖世豈宜有哉。臣僚申明高宗孝宗兩朝詔旨。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而我寧考斷然從之。又烏有內重外輕之弊乎。抑弄競。慶元六年十月。臣僚劄子。今日之士。夫弄競。跡求日甚。一日。欲望聖慈。詔大臣自今。惟以砥礪廉隅為急。若不安義命。不脩職業。背公營私。惟圖躁進。則雖當與而不與。當除而不除。庶幾人知向慕。好惡明於上。習俗移於下矣。嘗聞仁宗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對曰。士人寡廉。禁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弄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仁宗然之。何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人君誠能崇獎靜退之士。則臣下望風。無非靖共正直之流。苟佞倖之門一闔。弄競之途一啓。使乞墻媚竈者。往往得志。而杜門却掃者。齟齬不容。則小人者。流迭相視。倣將疾鞭於功名之場。築指於利祿之鼎。紛紛者進。何有於恬退。在

慶元中。臣僚劄奏。謂士大夫弄競。跡求。欲明詔大臣。以砥礪廉耻為急。而營私高進者。則不與之。囊封一陳。俞音賜可。此弊庶其可革乎。 敬天變。慶元六年十月。臣僚上言。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况雷電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間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母乃猶有忠邪並進。偽得亂真。歟。母乃猶有膏澤不流。田里愁歎。歟。母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妨公道。而害政者歟。 董仲舒對策漢庭。其說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謹告之。不知自有又出。故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我思古人成湯禱旱。六事自責。宣王懼災。雲漢作詩。畏天小心。前後如一轍耳。我國家列聖相承。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陟一降。如在左右。嘗聞咸平中有星孛于井鬼。真宗曰。朕薄德。致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實元中。司天言。明年日蝕正旦。仁宗曰。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列聖之嚴恭寅畏。大槩若是。此所以消災變而召福祥歟。况乎慶元間。太陽告異於朔旦。雷霆奮擊於初冬。重以地震風霾。接踵而見。此廷臣所以懇懇進言。而我寧考。慨然從其所請。則咸湯宣王。敬天之誠。不得專美於前矣。 戒薦舉之私。 慶元六年。臣僚劄子。竊惟近日以來。在下位者。率以

求薦覓舉為常。浮踪趨競，漸不可遏。孝宗皇帝嘗詔兩省侍從臺諫，自監察御史以上，各舉所知，限三日奏聞。願陛下申述孝宗之制，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以備任使。至於審人物，酌公論，甄別而推用之，此則在陛下聖斷。朝廷清明，邪正甄別，時則薦舉出於公，而不出於私朝。廷昏蒙，邪正淆亂，時則薦舉出於私，而不出於公。唐虞盛時，九官布列，有如禹之舉稷契皋陶，垂之舉皋，折伯與益之舉朱虎熊羆，伯夷之舉夔龍，皆合於下之公論，而無一毫朋比之意。此古人之公心也。後世公道不明，私情自勝，士大夫往往通於權勢之干請，徇於苞苴之往來。始有不當舉而舉之者矣。嗚呼！此豈獨士大夫之罪哉！亦惟朝廷昏蒙，君子小人雜處，有以啓其濫進之途也。我朝列聖臨御，如日當天，人材彙征，如茅連茹，王文正韓忠獻為相，所薦皆當世知名士。陳公襄歷薦三十三人，自司馬光呂公著而下，皆預其列，亦可見國家得人，人之感皆自薦舉中來耳。竊惟慶元以來，居官者率以求薦覓舉為常，浮踪趨競，漸不可遏。求其本源，則亦在上位者曲徇人情，薦剋或可以倖得，故在下位者營求百端，恬不以為耻也。此臣僚審人物，酌公論，甄別推用之說，所以懇懇於冕旒之前，而不自己歟。君子小人總論。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

之交，正學興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為盛。實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得而用之，故其初元，忠賢之士聚於朝廷，海內嚮風，駸駸乎有慶曆元祐之望。逮戚倖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斥而不悔，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帝終寔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之間，中外多虞，事機沓出，而帝信厚謙慈，罔有逸德。仁念純熟，對於神明，卒保乂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匪不信哉。戒姑息之弊。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劄子：國家自祖宗以來，其政悉本於仁厚。陛下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其弊有不可勝舉者。欲望乘改元之初，與士大夫屬精吏始，使人人洗心易慮，無得循習前弊，務為姑息。昔人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是則恩威兼用，而不倚於一偏者，為政之要術也。我祖宗受命之初，雖曰以深仁厚澤，滂瀉天下，而紀綱整肅，未嘗有委靡不振之憂。雄武肆掠，行法不貸。川班妄訴，立廢其班。官吏貪賊，往往真之極典。春夏生長，而秋冬肅殺，繼之焉。而露沾濡，而雷霆震擊，乘之焉。曷嘗有姑息苟媮之弊哉！仁皇在位歲久，一時事類少弛。

#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六九

中允擢林胥史授左衛士凶逆至敢縱裝華官侍慢上侵宰相似未克有  
後連之漸在廷諸臣諱然力爭且深俾法制之不立而將廷於弱有天下  
者可不於寬猛兩端而中持衡歟而渡以來士大夫溷濁聖澤之久况我  
寧考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以繩天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此  
誠救偏補弊之日也臣僚刻奏欲乘嘉泰改元之初屬精吏始無得循習  
前弊天語曰俞綸紉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聞之想皆洗心而易慮矣 鹽  
禁 嘉泰元年春正月申嚴福建路科鹽之禁 山海天地之藏與民共  
之惟鹽之法已為國家不得已之舉况民所不顧而強科配於民以永利  
豈不害民益甚乎嘗聞孝宗淳熙七年輔臣進呈知靜江府劉煇等奏乞  
均減諸州鹽額免致科買為廣西無窮之利上曰廣中科鹽病民久矣令  
諸司措置可依所奏大哉王言可謂與天地同其仁矣今我寧考申嚴福  
建科鹽之禁殆亦與孝宗同一心歟 恤刑獄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奏  
欲令諸路提刑司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出給榜榜犬字書寫行下遂州  
縣委通判縣丞各於獄門釘掛曉示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提刑司嚴終檢  
舉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一兩處申尚書取旨激勸上從之  
齊美華陶之功曰刑期于無刑且用刑以禦姦古今之所不能免也而

永樂大典卷一一九六九

六

必以無刑期之何哉蓋臯陶作士每以欽恤為心無辜之民未嘗有一人  
之獄此刑罰所以不試而罔罔所以空虛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以慘酷  
相高以鍛鍊相尚一囚被繫聽其所引根連株連延及無辜其間有不應  
禁而坐禁者多美獄行其不克斥乎嘉泰初年臣僚欲令諸路憲臺檢坐  
應禁不應禁條法給榜曉示州縣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憲臺歲終檢舉管  
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申省取旨激勸聖語俞之宜乎星沉貫  
索草鞠圖靡唐虞無刑之治駸駸可較矣 厚民俗 嘉泰元年夏四月  
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令銷金鋪華無得服用以  
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  
違斯令必罰無赦 金華有禁國家常典也必法行自貴近始則天下不  
敢犯矣蓋風俗之弊自上而下由近而遠彼蠢蠢小民視國家三尺之嚴  
誰不知畏惟夫豪右貴寵之家依憑城社玩視典章朝廷之約束雖嚴而  
彼之冒犯愈甚由是綸言播告徒為場壁之虛文矣竊觀真宗朝詔自中  
禁及於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飾者一切禁斷高宗朝嘗令宮中首飾並  
不許鋪翠銷金中外士庶嚴立法禁貴近違犯必無容貸孝宗朝旨揮行  
在委臨安府嚴行禁止犯人依條斷罪有官人取旨施行累聖立法必先

督責於貴近者。此無他。豺狼當路則安問狐狸豪貴備服。而細民猶以看  
 侈而犯法者。愚未之間也。况乎嘉泰之間。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  
 無復等差。則金革固在所當禁也。然我寧考必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而  
 貴近違令。必罰無赦者。豈不謂法禁中嚴。貴賤如一。則望風畏憚者。衆  
 華汙深之風。陶醇厚之習。信乎權輿於是矣。幸學講尚書周官篇。嘉  
 泰三年春正月。車駕幸大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  
 尚書周官篇。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大學賢士之間。而  
 車駕行幸。又國家之盛典也。我朝之初。庠序未定。而教育生徒。惟有國子  
 監而已。故臨幸之頃。召李覺而講易之春秋。召孫奭而講書之說命。則太  
 宗之時也。召邢昺而講書之大禹謨。召馬通符而講論語之一篇。則真宗  
 仁宗之時也。迨慶曆初。國學始立。元祐幸學。而召曾鞏講書之無逸。則哲  
 宗之時也。建炎兵興。未遑他務。紹興十四年幸學。而召高闕講易之春秋。  
 熙寧四年幸學。而召林光朝講記之中庸。則高宗孝宗之時也。列聖家法。昭  
 然具存。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今我寧考親臨臺路之尊。寵臨辟雍  
 之地。而聖學高明。首奉奉於尚書周官之講。推原聖意。豈不以征弗庭。綏  
 兆民之片辭。為切於國家修攘之先務乎。曠侈急忽之數語。為足以洗士

水樂典卷三萬二千九百九

七

大夫之汙習乎。以是而講明於學校之間。聞者翕然興起矣。舟師戰艦  
 嘉泰三年秋七月。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戰艦。舟楫面方  
 之長。自昔以來。如周瑜之走曹瞞。關羽之降于禁。我朝則韓世忠邀兀  
 朮於金山。虞允文敗逆亮於采石。皆舟師之功。今我寧考出封樁庫錢。命  
 殿前司造戰艦。其亦用我之所長。以制彼之所短歟。教閱民兵。嘉泰  
 三年冬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弩手。土兵之與內兵。其利  
 害不同。所謂土兵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衛其鄉邑。保其田廬。則必人人  
 自戰。而有奮不顧死之心。彼內郡調發之兵。萬里征行。其人離墳墓。棄井  
 邑。方無事時。已懷怨望。及其有事。不過望風潰散。安能為備。所以國朝之  
 兵。往往土兵得力。而京師所發禁旅。每戰輒北。虜人輕之。目曰東軍。則其  
 利害較然矣。此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奉奉於嘉泰之詔。為  
 其亦以此為可恃歟。金虜之暴。嘉泰三年冬。金人以盜起。權朝廷乘  
 其隙。公遣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推場。造軍之制。蓋自此始。甚矣上天之  
 意。福華而禍夷也。晉自永嘉之亂。神京雲擾。琅琊崎嶇。南渡限一衣帶水。  
 以立國。可謂弱矣。然猶正朔相承。綿綿延延。歷十餘世。而後亡。乃若以高  
 夷而盜中原者。惟劉石慕容苻姚為最。咸然稱王稱帝。借號未幾。而敗亡



相繼。昔人有言。夷狄無百年之運。信哉斯言乎。今金虜以沙漠小醜。腥羶  
我中土。滂辱我衣冠。位未易。撲滅之也。然自崛起以來。甫近百載。骨肉內  
叛。轉時外攻。日腹月削。終底滅亡。而吾國堂堂正統。蓋自若也。即是而論。  
則皇天福華禍夷之理。豈不甚彰彰耶。獨酒錢。嘉泰四年春二月。獨  
臨安府通負酒稅錢十八萬緡有奇。酒酤之權。漢武之虐政也。國家列  
聖相承。獨通之令無日不下。况夫推酤微利。徒以經費尚廣。未能捐以予  
民。寧忍專民利。掩為己有乎。此通負酒錢。必從獨放。至煩唐旨之申明。寧  
考如天之仁。即是可見矣。賑飢發廩。嘉泰四年冬十一月。詔兩淮荆  
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以聞。愚讀漢史。汲黯傳。至  
點奉使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郵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  
未嘗不三嘆。長孺之賢。真足為可與權者矣。蓋天災流行。何代無有。國家  
倉廩。固所以為水旱之備。然凶年飢歲。赤子皇皇。方有朝不謀夕之憂。必  
俟奏請於朝。然後發之。道里往來。文移反覆。愚恐廩度未及發。而捐瘞之  
民已殫于溝壑矣。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果何補哉。此遠郡凶荒。奏  
請不及者。聽先發廩。然後以聞。所以申明於嘉泰之詔也。大臣預聞財  
計。嘉泰四年冬十二月。詔曰。朕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

永樂彙卷萬二千九百九

八

政事同知國用事。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  
屬。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遂以陳自強兼國用  
使。費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周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此前  
代故事也。蓋輔弼大臣。固不當屑屑錢穀之細務。然軍國大計。關於盈虛  
豐耗之源者。亦可不刺裁而均節之乎。國家舊制。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  
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范  
公鎮慨然上疏。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鎮  
之此言。可謂知邦財之源委矣。孝宗皇帝深慮其然。故在乾道間。命宰相  
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而我寧考遵守典故。亦命大臣兼之。且  
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得以會計而總覈。固曰繩其祖武。然任  
非其人。而其所以兼國用之意。則與孝宗朝大異矣。罪諫止用兵之士。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以朝廷將用兵。上書諫。遂建寧府編管。  
天下大勢。譬猶人之一身。元氣既固。雖外邪客氣不能為傷。朝廷既治。雖  
蠻夷醜類不能為害。且以仁宗朝觀之。北有契丹。西有元昊。南有智高。非  
無敵國外侮之可憂。然仁宗以聖德守成於上。諸大臣以元老重望扶持  
於下。故孽虜雖跳梁。而無損於四十二年太平之禁令。開禧間。雖曰金虜

值百年之運。駸駸做弱。然起視吾國。權倖得志。而設倭之自強。為其腹心。奸猾之師。且為其羽翼。是在內之夷狄。且未去也。又况冰平日久。甲兵朽。鐵鉞鈍。貨帥守邊。何足以當總戎之任。而妄發狂謀。輕議恢復。編置華岳。欲鉗天下議者之口。豈不過乎。寒暑理因。開禧二年春三月。詔諸路監司。歲十一月行部理囚徒。如五月之制。隆寒盛暑。人情之所不能堪也。况狴犴之內。囚繫之苦乎。聖心焦勞。惻然。詔監司以十一月行部平遣囚徒。如五月之制。雖大舜欽恤之仁。不是過矣。和高原之陷。開禧二年秋九月。金人陷和高原。和高原者。蜀之咽喉也。建炎四年。張浚與金人戰於富平。陝西悉陷。虜將窺蜀。其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高原。列柵守之。虜知我有備。乃引而去。紹興元年。兀朮入寇。玠據和高原。與之大戰。兀朮敗歸。是則和高原者。蜀口之險要。無此原則。無四川也。今權臣造禍。妄起兵端。庸夫庸將。不能堅守。自此原既失。虜騎往來。如蹈無人之境。四川生靈。竟淪左社。述其屬階。已胚胎於開禧之間矣。賞襄陽守禦之功。開禧二年冬十一月。金人犯四川。兩遂圍襄陽。開禧三年春二月。金人攻襄陽。不克而去。夏六月。賞守襄陽之功。耿恭在車師。匈奴攻之不能下。臧質守盱眙。元魏圍之不能克。今也孽虜犯順。三邊被兵。

宋史卷之九百九

九

庸夫庸將。弄潰相繼。而襄陽城守。巍然獨存。豈非良將捍禦之功。朝廷以是賞之。不為濫賞矣。誣奸求言。開禧三年冬十一月。韓侂胄誅死。陳自強罷相。安置。詔曰。奸臣擅朝。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燬。當開言路。以來忠諫。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小人蒙蔽。必惡人言。朝廷清明。必開言路。曩者熙豐以來。王呂蔡確相繼弄權。士惟不言。則已言。則陷於誣呵之域。哲宗繼統。大化更新。司馬溫公力勸宣仁。首下求言之詔。而言者無慮數千人。人情憤鬱。必將大鳴。以泄其怒。理固然耳。今開禧間。權倖擅國內。則容奸諛。以用事。外則任債帥。以開邊。當時議者如呂祖泰。華岳之流。往往坐上書。獲罪言路。榛無甚矣。迨夫典刑既正。紀綱再張。聖意拳拳。首令百僚。各條所見。以聞。奎畫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臣民。無不大聲疾呼。於殿陛間矣。嘉定更化。開禧三年十二月。詔曰。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還蒙遮開。碩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置告多方。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曩開禧間。權倖用事。悉舉要津。而偏置私人。給舍之所繳駁者。必其所不欲。予也。臺諫之所彈擊者。必其所不欲存也。所以竊窺大柄。振祗於是矣。向者權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九

律用事。律件者。備素。舉說者。登進。賄賂公行。廉恥殆絕。而風俗以私而壞。美節或加於僮隸。尉府萃於一門。命令不信。名器浸輕。而政事以私而隳。法制以私而敗。矣。開僥倖之門。誘躁進之習。以腐將總戎。而浪戰以幸功。故兵無決勝之機。以債帥守疆。而剋下以自謀。故邊無甚嚴之備。賄賂荒。旱之邦。干寵勢要之門。則何以責其能恤民。陽旣節度之公。陰值囊橐之私。則何以責其能理財。由是自治之膏。廢而外攘之效。邈矣。非我寧皇奮。發英斷。鋤去兇邪。則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改正權臣事迹。嘉定元年春二月。遣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詔史官改正紹熙以來。轉仇胥事迹。史冊國家之鉅典。一有曲筆。則不足取信於來世矣。紹聖史臣嘗以定策之功。歸於蔡確。經高廟刪削。而其事始著。嘉泰史臣又以援立之功。歸於仇胥。經嘉定改竄。而其迹乃顯。小人矯誣前後。一律豈不為簡冊穢哉。禁止賄賂。嘉定元年春三月。詔曰。奸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效。貪婪無厭。狼藉已甚。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其有緣公濟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恭聞高宗皇帝嘗有言曰。職史官。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職史犯法。未嘗小減。大哉。王言。其知貪墨之為害乎。蓋自世降俗薄。四維不張。貪污成風。所在皆是。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九

十

一事之味。視貨為重。輕一囚之獄。視賄為出入。清白相遺者。不一二。而貪如狼濁如泥者。常千百。四知自律者。不多聞。而白晝攫金不見人者。常總總。曝鮮飽赤子之膏。囊橐殖子孫之利。不有所懲。彼莫由知。哉。此貪婪無厭。狼藉已甚。所以與當守之慨歎。尚為故態。必罰無赦。至上頃尺一之丁。寧為士大夫者。亦可自警矣。懼災求言。嘉定元年夏四月。詔曰。自去歲以來。蝗蝻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旱矣。祈禱不應。今遣鄒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糶價日增。苟去歲月。何以保邦。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歎。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洪範庶證。與五事相為流通。春秋災異。其事應捷於影響。天變之來。未有不由人事之所召也。嘗聞淳熙間。騷陽肆虐。孝宗恐懼。修省。首下求言之詔。今嘉定初年。旱魃挺災。蝗蝻害稼。我寧考焦勞。惻但播告中外。各令盡言無隱。嚴恭寅畏。真與烈祖同一心歟。議措幣折閱。嘉定元年秋八月。命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嘉定三年。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愚讀孝宗皇帝聖政。至淳熙十年正月。遣差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元。換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犬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洋洋聖謨。此言足以盡措幣之利害矣。

蓋自中興用楮以來楮之支降當行兩界而每界舉印之數則三千六百萬不為不多矣加以權臣誤國妄意開邊師行百萬幣歲募之徒恃尺寸之紙以為命朝印夕造不知紀極由是增長三界共滿一億有餘萬物多必賤此理之常宜乎楮價折閱日甚一日間亦屢為稱提之謀矣然初馬立中半入納之說亦甚善也未幾而三七之說起三七之說雖有此令而納于郡縣者未必皆然朝廷又嘗畫降明旨誕告中外斷使月正元日必依其數行用此令一頓海內聳聽行之未幾遞有聽從民使之語動於其間號令反汗往往類此何堪乎楮益多而價益賤我 和議復成嘉定元年秋九月金國諭成使元顏侃為字入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和我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朝賚賂視徒捷覽後首我是以有景德之和高宗朝張韓劉岳戮力奏捷我是以有紹興之和今也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從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大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養渝盟犯順三邊瘡痍生靈魚肉然則和議詎可恃耶是必有以任其責者矣 省節財用 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 國家自中興

永樂大典卷之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士

而後舉東南一隅之入以贍中外無窮之需惟肌利髓供億殆盡重山竭澤搜括無遺利源竭而不可復興利矣法意盡而不可復立法矣無已則節用一說猶可言乎恭聞高宗皇帝嘗令有司條具錢穀之數以節浮費蓋當是時大成未殄三邊宿師故為是區畫也况自開僖用兵舉三朝之儲蓄而耗於一旦大農四總日以匱告朝廷上下可不以樽節為先務乎承平之虛文賦畀之賜予其可省者省之官吏之冗員士卒之虛籍其可核者核之國家大計庶乎少舒矣否則弊根未去蠹穴浸淫雖心計如私羊鞭算如劉晏安能施其巧哉此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宜乎申明於嘉定之詔也 推監司郡守 嘉定二年夏五月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嘉定九年三月詔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為監司者各二人孝宗之朝為守監丞簿者則出除監司郡守為監司郡守者則入補郎曹此均任內外之意也而我寧考舉行之豈不欲刺舉忠養之職各當其任而郎官之選亦重而不輕歟 責監司郡守賑恤 嘉定三年春正月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獨租發廩惟恐賑恤弗及而監司守令園弄具文未副朕志繼自今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使上德墜於下下怨叢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

渝母息。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水旱之變。雖堯湯不能光。所恃以守民者。惟在於承流宣化之得人耳。仁宗朝。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富韓公守青州。竭力救災。凡活五十餘萬人。神宗朝。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趙清獻公知越州。發廩勸分。民無飢死。賢哉二公。真有意於惠養者矣。今也嘉定之間。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上之人雖有蠲租發廩之令。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寧不上負朝廷之委。寄耶。向非明詔丁寧。坐以厥有。常憲之罰。則垂替之室。雷腹之民。惟有擠死溝壑而已。誰復蒙更生之賜哉。核軍籍。嘉定三年夏六月。詔三衛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養兵朝廷之鉅費也。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費云廣矣。增衍楮券。阜通茶鹽。問之則曰廩兵。頒降僧牒。科配鬻爵。問之則曰廩兵。內帑封樞之所儲。版曹農扈之所掌。問之則亦曰廩兵。嗟夫。廩兵誠今日之不得已也。然使軍有定數。官無虛籍。列憲雲屯。猶可以為緩急之用。今也尺籍伍符。往往多缺。主帥因循。而不補。徒利其請給。以為囊橐封殖之資。此弊詎容不革乎。嘉定之詔。必令三衛江上四川主帥核實軍籍。且坐以欺冒貪贓之罪。睿旨一頒。中外諸軍無往不得其實矣。謹陞差。嘉定三年秋九月。詔三衛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

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陞差之法。軍中之所觀望也。材藝者。見推則疲懦者不敢懷苟得之心。年勞者。必遷。則新進者不敢萌覬倖之念。否則不愜公論。徒徇私情。愚恐倖門開而士氣衰矣。我寧考詔三衛江上諸軍陞差將校。一則曰材藝。二則曰年勞。良以此歟。閱考宗敬天圖。嘉定六年。皇上取考宗敬天兩高真諸左右。常用省覽。恭惟考宗皇帝臨御。凡二十有八年。方內乂安。邊鄙不聳。豐功鉅德。輝映古今。而敬天兩高。猶採古書無逸。言人君嚴恭享國。則用以取法。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用以自儆。宸章奎畫。絢爛可觀。寅畏寸忱。始終不替。羊蝗為虐。遂避殿威。膳以銷變。淫雨為沴。遂結絕刑。獄以致祥。凡考宗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今我寧考遵奉燕謀。銘若彞訓。擬取二高。使於觀覽。想其雅誥。與義煥乎如日星之垂。左顧右盼。凜然如盤杆之刻。帝王對越之誠。得諸聖心。久矣。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寧考有焉。上圖史玉牒。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皇帝玉牒。嘉定七年五月庚辰。詔脩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玉牒之作。本漢唐東封之所用。而取以名史。則昉於李唐之開成。愚讀藝文志。如載玉牒行樓。皇唐玉牒皆其事也。迨我至道之初始。詔張

洵等編屬籍而玉牒之脩蓋在於宋真宗之祥符列聖紹休規模具在由今觀之輔臣以提頌從列以纂修群考以討論宗正以典掌而大觀中且建使名其官之備如此屬籍有樓慶籍有堂玉牒有殿秘閣有本三班編修二院迭有其有其地之崇如此有聖德之書聖祖降臨之記仙源積慶之圖宗藩慶系之錄其書之詳又如此列聖崇重是書前後若一而職編摩者又得劉子儀宋綬之徒此國家鉅典所以聚然詳備燬今我寧考玉牒成書既進於嘉泰之四年又上於嘉定之六年寶帙瑤編益增光於前矣應接夏韃 嘉定七年春正月韃韃遣三騎叩濠州塞求納地請兵守臣應純之諭遣之七月夏國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不報十二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議夾攻金人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四川宣撫司今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吏軍民勸以歸附九月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信等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塞退師冬十月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十四年十一月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韃人遣葛合赤孫等來計事 應啟

無一定之謀自強有不易之策夫夷狄叛服之不常要不可屈中國而惟其言之徇也或久睽而新合或既出而復來或陽為恭順而覘我之應酬或設為要索而卜我之虛實若是者在彼之所為皆不可以預定也隨事而應之足矣故曰無一定之謀民吾民也吾所自當撫兵吾兵也吾所自當練國事吾國事也吾不可以不立臣子吾臣子也吾不可以不屬此皆在我者雖一日不容己而非因彼之去來雜合而為之作弛也故曰有不易之策如此則應接夏韃之道可得而言矣 重遠方監司太守 嘉定七年冬十月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 審請西漢循吏傳序至孝宣自霍光薨後厲精為治及拜刺史守相親見問喟然歎曰此宣帝時所以多循吏也蓋一道生靈付之刺史一郡生靈委之太守其職任可謂重矣然人之能否未易遽知選掄一差民被其害是必從容進見之頃審觀其才貌熟察其器能則凡借玉陛而面清光者其短長優劣孰能逃於旒冕之前哉所以孝宗乾道間詔文武知州軍見辭並令上殿蓋慮是耳不持此也近畿內郡去天咫尺民有疾苦易以上聞若夫川廣之邦遐僻壤非得賢監司良太守撫摩之則疲瘵之民去天萬里借有所懷苟能自達於上哉此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宜乎拳拳於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九

嘉定之詔也。下北伐之詔。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引兵入寇。五月。京湖制置使趙方上疏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下舉兵之詔。仍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甚矣犬羊之多詐也。景德中嘗與契丹和矣。既而有閩南之求。紹興中嘗與女真和矣。既而有逆亮之變。今也嘉定之和。玉帛甫弛於兩境。羽檄踵接於三陟。赤子流離。朝廷行食。卒不先下北伐之師。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殘虜之謂乎。四川董居誼之敗。嘉定十一年。金人寇四川。四川兵屢敗。十二年春二月。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遁還。陝西自張浚富平之敗。虜嘗垂涎於蜀矣。然始攻和尚原。繼犯仙人關。而不能克者。以吳玠守之也。車已用矣。虜又嘗求運於蜀矣。然既托大散關。又犯黃牛堡。而不能勝者。以吳玠抗之也。今也殘虜渝盟。川蜀告警。勢亦垂矣。而朝廷付以制閩之任者。不過董居誼之流。彼庸才耳。儒夫耳。安能當方面之寄哉。毋俾乎為虜所乘。而弄潢相尋也。上國史會要。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皇帝會要。嘉定十四年五月。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會要之作。起於唐之蘇冕。續於崔氏。而增廣於王洵。勒成百卷。此皆載唐之事。不足稱也。國朝之興。自建隆至慶曆。共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自慶曆至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九

古

熙寧。其三百卷。則進於王珪。崇寧政和置局再纂。道宣和間。又上一百一十卷。故王珪有言。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可謂重矣。矧我寧考會要告成。嘗進於嘉泰之三年。總而類之。其凡二十有一門。而分之。其別八百五十有五。然更化之後。尚闕而未錄焉。今也採撫聖政。接續前編。蘭臺群考。繕寫奉上。自今而後。國家鉅典。愈詳備而無遺矣。蒙人獻寶璽。嘉定十四年秋七月。京東賈涉河北。詔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史冊。禮儀以聞。詔曰。朕以付托之重。傾瞻中土。怛然于懷。惟知脩德。勝威風夜。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珠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寶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國冊。登載繁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虜沒傲。群心丕應。先朝之寶。復還。非皇宮之奉。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夫其中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丙午奉安。玉寶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丁卯。金天子宜陽奉珍。典于真人江寧薦寶。盛矣。北帝王之興。固天瑞之所由屬也。肆我寧考。基命宥密。不敢康寧。寅畏日祗。神明對越。致天之外。無他念也。嘉定間。宇宙

重開。祥光者見。商夷效順。寶璽呈符。燁然呈帝。膺命八字。祖宗傳國百年之舊。淫侮於僻壤者八九十載。而煥然為瑞於今日。非天命眷頌之隆。而何於是。致天休。順人望。莫三朝會同之典。受寶前朝。嚴九廟泰吉之儀。揚休祖列。肆明綸。滂大惠。萬口歡呼。感戴聖恩之不暇。其視神鼎出汾陽。玉冊見臨安者。萬萬不侔矣。皇批休哉。招徠中原豪傑。嘉定十一年正月壬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率眾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嘉定十一年五月。命四川制置招集忠義人。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召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勸以歸附。嘉定十四年四月。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嘉定十五年正月。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招徠天下之豪傑。易駕御天下之豪傑。難。嗚呼。夫皇天全付于有家而半淪於左任。中國衣冠之正統。而久汙於腥膻。觀夫秦而與思。目山河而浩歎。豪傑之士。誰獨無忠義之心也。况夫天子倡大義於上。大臣扶大義於下。則將帥仗義以興師。士卒死義以決勝。中原道黎黎義以歸心。不啻如影響之應形聲。招徠豪傑。顧不易乎。然所謂豪傑者。皆斯地泛駕之流也。御得其道。則但詐威作使。御失其道。則但詐威作賊。河南屯塢。附之以士。稚則感恩。頌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侍之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

主

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商浩則反噬。駕御之術。不其難乎。吁。再閱臨江。晉却而不致愛。固不能洗銅駝荆棘之悲。侯景內附。梁受之而不能制。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是又不可以不監也。條畫營田。嘉定十五年秋七月。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營田之說。邊郡長久之利也。蓋列寇雲屯。嗷嗷待哺。兵食固不容一日缺也。然調內部之粟以實邊。則國有供億之困。而民有飛挽之勞。必也勸率士卒。誘之以播種之利。土膏脉起。則未耜而耕。烽燧告警。則干戈而守。國無煩費。軍有餘糧。求諸昔人。如漢充國之於金城。晉羊祐之於襄陽。本朝何承矩之於雄州。皆用此規模也。今嘉定之詔。令邊郡條畫營田。來上。其亦有見於是歟。嚴銅錢之禁。嘉定十六年秋八月。中嚴船舡銅錢之禁。錢者國家之寶也。苟海舶之禁少寬。則商夷之積日多。而吾國之儲日耗。此嘉定朝旨所以中嚴之端。立國本。嘉定十四年六月。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乙亥。以太祖十四世孫與善補秉義郎。八月甲子。以秉義郎與善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戊寅。以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貴誠為果州團練使。九月癸未。立貴誠為沂靖惠王。後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巳。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以



皇姪果州團練使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嘉定十七年八月丙戌，上不預濟國公竑立為皇子。既四年，儲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相入禁中，趣定大議。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為子矣。當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彊，為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為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天位之重，非人君可得而私。惟視天心所命而已矣。我朝自嘉祐紹興末年，東官虛位。英宗孝宗皆自外郎入繼大統。矧今嘉定之季，主卷承桃之寄。未有所屬。我寧考深思國本，屬意親賢。既爵之以環衛，又祿之以橫行。品秩之尊，不少靳焉。迨其後也，竟申皇嗣之命，而神器歸之孟軻。有云：天與子，則與于其寧考之謂乎。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去